

續
後
漢
書
一
五



書 漢 後 續

(五十)

撰 經 郝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上

列傳第六十八上

死虐

魏

邊讓

周不疑

楊修

丁儀

弟廙

崔剡

許攸妻圭

毛玠

楊俊

鮑助

父信

鄭小同

謹案邊讓周不疑傳闕

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博學有俊才機辯穎悟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曹操爲丞相署倉曹屬主簿時軍國多務修總知內外酬置如流無不稱當自太子丕以下並結交好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委意案謹

志注作來意文選引典略作秉意

投修與修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今二十有五年矣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

璉發迹于北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

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謹案志注作飛翰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

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

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作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牋曰。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

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

謹案：自與文選合。陳志注作目。

周章于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

貴盛，體發旦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

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

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鶚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

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

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原注：史記：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

字者：予千金。桓子新論：淮南王聘天下辯士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縣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約豔，體具而言微也。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

雅，無別爾。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

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

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蚺受所惠，竊備矇瞍誦歌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

云。操平漢中，欲遂攻昭烈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惟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

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是回師。初，邯鄲淳作孝女

曹娥碑，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齋白。謂修曰：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令修言其義。修曰：黃絹色

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齋曰受辛，辵字。操曰：「一如吾意，有智無智，校三十里。」操素忌修，於是積前後事深銜修，及操欲立世子，修與丁儀、丁廙稱臨菑侯植之才，勸操立之。崔剡、賈詡等諫，乃止。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籬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籠載，絹以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如是者三，操怪其捷，廉之知狀。操又以修衰術之甥，惡之，乃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殺之。修臨死謂人曰：「我固知死之晚，其意以爲坐植也。」修死百餘日，而操卒，丕立，黜植而殺其黨。丁儀、丁廙使操不殺修，丕亦殺之矣。修所著賦、頌、碑、贊、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修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晉世。原注：劉攽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耶。今書中華陰之旅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丁儀字正禮，沛國人也。父冲，宿與曹操親善。從車駕東還，與曹操書曰：「足下常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時張楊適還河內，操得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爲司隸校尉，與諸將飲酒醉，爛腸死。操常德冲，聞其子儀爲令士，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丕。丕曰：「女子觀貌而正禮目不正，女必不悅，不如與伏波子楙。」操從之。尋辟儀爲掾，與論議，嘉其才。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何況但眇邪？」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尙公主，而與臨菑侯植親善，數稱其才。操旣欲立植，而儀又贊之，逼大臣正議，遂已。及丕立。

欲治儀罪。轉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爲流涕而不能救。後因事收付獄殺之。弟廙字敬禮。有才學。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操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特達。博學淵識。文章絕倫。天下賢士君子皆願從遊而爲之死。實天所以鍾福于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以勸動操。操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相知非一事一物。相親非一旦一夕也。況明公加之聖哲。發命吐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于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操深納之。及丕立。并其男女皆殺之。

謹案目錄此下有崔剡傳。今闕。止存許攸婁圭二篇。

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曹操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爲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操相攻。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又屢獻計策。不用。俄而其家犯法。欲收攸。攸乃亡詣操。進計攻紹。紹破走。及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舊。時與操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出行。從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有人白者。遂收殺之。婁圭字子伯。少與曹操有舊。圭有大志。常歎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爾。濟輩笑之。後

坐贓亡命。被繫當死。踰獄出。捕者追之。圭乃變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得免。會義兵起。圭亦會衆於荊州北界。與劉表相依。後歸操。操以爲大將軍。不典兵。與議軍國大計。劉表卒。操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詐。操以問圭。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以爲然。遂進兵入荊州。甚被寵秩。家累千金。操曰。婁子伯富樂于孤。但勢不如爾。從破馬超等。圭功爲多。操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操從諸子出遊。圭與南郡習授同載。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圭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

謹案。陳志作佳。魯陽。

陽。通志作佳。與此合。

曹操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操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

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操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烈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曹丕爲五官將。自詣玠屬所親。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

東曹爲次。宜省東曹。操知其情。令曰。日出于東。月盛于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尙書僕射。復典選舉。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守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貯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飡之潔。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乎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操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原注。漢書周昌爲人。彊力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爲人口吃。又盛怒。曰。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崔剡旣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于舂櫓。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眞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鯨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按典謀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

原注。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其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飲藥困於石顯。原注。漢書。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蕭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議。白欲更置士人。縣是大與恭顯忤。于是奏望之朋黨。詔置廷尉。望之子散騎中郎乃上書訟之。恭顯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于上。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飲鴆自殺。陳志。作蕭生縊死。誤。故更飲藥。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政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原注。左氏傳。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狹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原注。孫盛曰。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可以允釐四海。惟清輯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量度。豈不殊哉。操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謹案目錄此下有楊俊傳今闕

鮑助字叔業，泰山平陽人。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也。宣後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助祖丹，官至少府侍中。父信，寬厚愛人，沈毅有志節。靈帝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兵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曹操亦起兵於己吾。信與弟韜以兵應操。操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操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操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創，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于操曰：「姦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響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構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操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兗州刺史劉岱欲與戰，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惟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操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于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而卒與賊遇。信殊死戰，以救操。操得潰圍出，信遂戰沒。時年四十一。信雖遭亂起，兵家本儒素，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二子劭、助，助清白有高節，劭有父風。建安十七年，操追錄信功，表封助兄劭新都亭侯也。

原注：魏書劭有父風。太祖嘉之。

·加拜騎都尉·使持節·勅薨·子融嗣·

辟助丞相掾原注·魏書·助清白有高節·知名于世·

二十二年立子丕爲太子·以助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

出爲魏郡西部都尉·丕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操時在譙·丕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

助不敢擅縱·具列上·助前在東宮·守正不撓·丕固不悅·及此·悲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

奏免助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操卒·丕立·助以駙馬都尉兼侍中·丕篡代·助每陳今之所急·惟在軍·

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丕將出獵·助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

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

聞·惟陛下察焉·不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

于樂·助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況獵暴華蓋于原·

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因奏·

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于遯臺·曄之謂也·原注·左氏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

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

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請有司·

議罪·以清皇朝·丕怒·作色罷還·卽出助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尙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並舉助爲宮正·

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僚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丕欲伐吳·羣臣大議·助面諫曰·王師·

屢征而末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收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切以爲不可。丕益忿之。左遷助爲治書執法。丕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助。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助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軍還雒陽。曜有罪。助奏絀遣。而曜密表助私解邕事。詔曰。助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助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尙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助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請助罪。丕不許。遂誅助。助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句丕亦卒。莫不爲助歎恨。

謹案。此卷鮑助以上諸人議俱闕。

鄭小同。漢大司農元之孫也。父益恩。北海太守孔融舉孝廉。黃巾圍融。死之。小同其遺腹子也。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有文在其手曰元。謹案。後漢書鄭元傳云。元以其手文似己。故名曰小同。取春秋子同生之義也。原注。左氏傳桓公六年

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及長。盡傳元學。爲鉅儒。教授鄉里。曹丕徵爲郎中。稱疾不起。曹叡立。太尉華歆表

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序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允。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原注。左氏傳。楚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孫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

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漢書。琅丘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徵江公孫爲博士。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敍。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於是徵爲侍中。賜爵關內侯。甘露中。曹髦行養老禮。詔以王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後以事詣司馬昭。昭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小同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勿見也。昭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鳩殺之。

議曰。小同以碩儒重德。若介然知止。則果同夫祖矣。方盜憎主人。乃珥貂佩劍。備顧問。管喉舌。位通侯。歸然爲國老。觸忤險機。不得其死。視康成之雍容進退。不污袁董。卒全其高。而考其終。則大不同矣。初曹操殺呂伯奢家八人。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及昭之害小同。乃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陰賊狠忍。知有一我不復有天地人物。賊臣篡子。用心皆出一律。其亦不仁甚矣。唐陸贄乃曰。無我負人。寧人負我。克己自反。休休有容。易曹馬爲顏閔。特一念反覆之間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大哉曾子之言。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下

列傳第六十八下

死虐

吳

高岱 于吉 盛憲 沈友 張休 吾粲 朱據 王蕃 樓元 賀邵子循 韋曜 華覈

邵疇 張尙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也。性聰達。輕財貴義。甄英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者。皆一世之傑。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欲害憲。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于陶謙。謙未卽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危懼。謂往必見害。岱曰。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義當必往。若得見。事自當解。遂詣貢通書。貢卽與相見。岱才辭敏捷。屈爲陳謝。貢遽出其母。岱語友人張允。沈曙。原注音旻。令豫具船。謂貢必悔。當復來追。出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果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便殺之。已過江則止。其人與岱錯道。遂免。乃隱于餘姚。孫策定會稽。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氏春秋。欲從講讀。或謂策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素無文學。若與論傳

而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己者。若問當言不知。乃合意爾。如遂辯議。則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輒云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己。乃囚之。其親友及州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得衆。遂殺之。時年三十餘。

謹案目錄此下有于吉傳。今闕。

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品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許貢代之。因還會稽。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未及害憲而卒。孫權統業。尤惡憲。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乃與曹操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原注。公羊傳。邢亡執亡之。蓋狄滅也。曷爲不言。蓋狄滅之爲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

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宏矣。今之少年。善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原注。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于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于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捐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尙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吾君之好也。馬將至矣。于是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

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原注。韓詩外傳。蓋胥謂晉平公曰。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

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由是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也。年十一。華歆行覽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卻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崩壞。先生銜命。將以宏闡教化。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無不貫綜。善屬文。仍喜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給所至。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稱其筆舌三妙。原注。蘇州志。辯于口。時稱其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于人。權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因陳宜并取荊州。權納之。正色危言。風采峻厲。大迂庸臣。遂誣以謀反。權亦忌其英邁。謂終不爲己用。原注。蘇州志。正色立朝。爲庸臣所譖。權亦疑其不爲己用。害之。一日大會羣僚。友有所是非。權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反。友知不免。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年二十九。

張休字叔嗣。輔吳將軍昭次子也。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休爲人解達。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條章。登甚敬之。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權嘗遊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